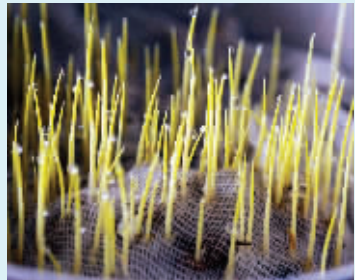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城市农夫

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果园  
我会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  
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  
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  
我会把忧虑都融化在夕阳里  
让孤独的心等待秋收的欢喜  
如果那个时候身边没有女朋友  
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  
如果那个时候依然牵着她的手  
我们会幸福地坐上树枝头。

——大乔小乔《农夫渔夫》



发芽稻谷

## “米”好人生

■城市农夫: 郝色彩  
■城市职业: 出版人  
■在溧水租地, 种植水稻

可能是爱好摄影, 她交代我以“郝色彩”这个名字见报。

住高端小区, 衣食无忧, 为了吃到安全大米, 她采用有机方式种稻两年, 试图践行她的生活理念。只要你和她面对面接触, 就会发现她如同自己种豆、自己研磨出来的豆浆, 单纯而醇厚, 执着而乐观。人家说她“矫情”, 她觉得这词形容她很到位, 但是又想不出一个类似的更有力量褒义词。

不为避世, 只是为了找一块干净的地, 她来到溧水一个野兔野猪出没的地方, 地铁、公交、村村通小巴后, 还要步行20分钟。租住的青砖瓦房, 院落非常整洁, 门口一条小径直通小水塘, 一到晚

上, 这里的漆黑和寂静让人很不适应。

用Google地图选地的农民估计她算第一个, 因为能发现大的水源地点, 保证水稻喝到第一手水。东119.147北纬31.635, 如此精确化令人印象深刻。一年只种一季水稻, 不施化肥农药除草剂非转基因等“六零一非”; 6月底到7月初插秧, 10月水稻未成熟就播下绿肥红花草, 12月初收割, 来年春天开花后翻到地里肥田; 不请抽烟的人干活, 平时请房东阿姨管水, 请农民阿姨除草施菜籽饼肥, 自备机器加工糙米和胚芽米……“郝米”一路“矫情”着来。

其实一年待在乡下的时间, 满打满算也不足2个月。农

忙之时, 郝色彩这个“业余农民”做得最多的是拍照和记录, 并通过微博@郝色彩——城市小农, 全程记录分享。

种植水稻其实是一场修行, 在这个过程中, 大自然会通过它的方式修正你的认识。为保证口感和品质, 郝色彩的水稻比常规种植的收割要晚, 她的地就成了过冬鸟儿的“餐厅”, 看到辛苦种的稻子被鸟儿吃掉, 心里多少有点难过, 但是后来在路上看到一只饿死的鸟儿, 她内心一下释然, 鸟儿比她更需要这些保命的东西, 而且只要吃饱肚子夏天会来帮忙吃虫子。有一次稻田里一片狼藉, 稻子被踩压一大片, 请教农民才知道是野猪嬉闹留下的场面, 她开始很生

气, 后来转念一想, 这块撂荒五年的地, 野猪比她来得更早, 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, 它们也只是回来这里“玩耍”一下而已。

村里人不理解, 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,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受这份罪。房东的儿子在城里打工, 一年能挣10万, 农民种地一年的收益抵不上一个月工资, 因为自己种水稻, 她明白了“谷贱伤农”的意思。前年养了一年的地, 因为地旁边修了公路, 她无法容忍, 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。稻田的下游, 她捡了许多农药瓶子和袋子, 环境在一步步倒逼她, 她就像堂吉珂德一样“东征西突”, 只为心中那个纯净食物的梦想。  
文/Leo

本版图片由被访者郝色彩本人提供

